



不定嫁给谁

(短篇小说)

刘庆邦

敬告以序章

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以开北京作协文代会为契机，我把自己近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，整理成一本短篇小说的选集，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献礼。这本选集，是我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，对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总结。当然，这本选集，只是我创作生涯的一个缩影。

本书为短篇小说，作品不想追求什么文学上的成就，只想以序章的形式，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。

## 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# 不定嫁给谁

刘庆邦/著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# 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刘庆邦 著

## 不定嫁给谁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#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## 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## 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### 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的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# 目 录

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
## 短篇小说

- 1 / 踩高跷
- 15 / 外面来的女人
- 28 / 拉网
- 41 / 谁家的小姑娘
- 54 / 草帽
- 69 / 女人
- 83 / 躲不开悲剧
- 96 / 户主
- 109 / 夜色
- 123 / 枯水季节
- 135 / 美少年
- 146 / 响器
- 163 / 信
- 177 / 天凉好个秋

- 199 / 走窑汉  
211 / 姐妹  
225 / 不定嫁给谁  
239 / 嫂子和处子  
252 / 幸福票  
266 / 乡村女教师  
278 / 遍地白花

中篇小说

- 291 / 家园何处  
359 / 神木

## 踩 高 跷

乔明泉不愿意下井挖煤，一提下井他就害怕。他悄悄躲在暗处往井口看过，见钢丝绳忽忽悠悠一个劲儿往上抽，老也抽不尽，就知道矿井有多深了。结果他的腿秆子像被人抽去了板筋，软得不行，还没等钢丝绳把下面系着的铁罐笼提上来，他就背过脸去。

这个心思乔明泉没跟母亲说过，也没跟父亲说过，只跟妹妹小虫子说过。他把小虫子当成自己惟一的知音。他第一次对小虫子流露不愿下井的想法是在三年前的春天，当时他正在读高中。那天，他和小虫子用一只大铁桶到山下去抬水，抬到半道休息时，他看着小脸儿压得通红、额头上出了细汗的妹妹，突然就说出了那句由来已久的心里话。大概因为他的心事太重了，眼里还有泪光，把小虫子吓了一跳。小虫子张着大眼睛看了他好一会儿，似乎才明白他的意思。不过小虫子的答复很对他的心思：“不想下井就不下呗，又没有人非逼着你下井！”小虫子还为他指出一条道路，让他考上大学，远走高飞。

不能说乔明泉读书不用功，他用功用得脑仁儿都疼了，还是未能考上大学。复习一年再考，大学的门仍然对他关闭着。有心再复习，学校不留他了。学校拒绝他继续复习，他也不回家，背着书包在学校围墙外面转腰子。听见人家放学了，他怕人家看见他，赶紧跳进一个小山沟里躲起来。太阳落下去了，月亮升起来了，他的一只手还摸在书包上，仰躺在土坡上不起来。天上有薄云，大半个月亮一会儿被云彩遮住了，一会儿又冒出来了。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，他也能大体看出月亮所在的位置，因为月亮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些透明，云彩被月亮拱得像是鼓起了一个白包。乔明泉这么做有点自我抛弃的意思，一个屡考不中学业无成的人，还回家干什么，干脆呆在月亮地里算了！同时他想做一个试验，看看父母是不是还心疼着他，舍不得让他下井。要是父母来找他，说明父母还心疼他，不一定舍得让他下井。倘是父母放了他的羊，他就只有哭的份儿了。

找到他的是妹妹小虫子，小虫子一上来就把他的想法揭露出来了，小虫子说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成心让咱爸咱妈心疼你吗？咱爸咱妈那么大岁数了，亏你做得出来！”

按乔明泉原来的设想，不管家里谁来找他，他都要感动一下子的，小虫子一把他的想头说破，他就感动不成了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不愿承认故意惹父亲母亲心疼他，说他只是想在这里好好想一想，今后怎么办。

小虫子说：“哪里不能想，非要躺在露天地里想！咱爸咱妈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，急得到处找你。”

试验到底还是有了结果，乔明泉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流了出来。

然而小虫子笑了，小虫子虽然笑得轻轻的，但他这个当哥哥的听见妹妹笑话他了。在月光下，他还看见了小虫子比月光还要

明亮的小白牙。小虫子向他伸出一只手，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说：“好了，回家吧，男子汉！”小虫子这回给他指出了更多的路，说世上的路有一千条，一万条，干吗非要走上大学这条路呢！可是，世上的路再多，哪一条是乔明泉可走的路呢？

就这样，高中毕业的乔明泉成了待业青年。母亲说：“学校不让你去复习，你就自己在家复习，字不怕认得多，认一个活一个。”乔明泉听话，当真摊开课本，在家里复习起来。头几天他还做了一些作业，后来就复习不进去了，老是坐着发呆。他知道了，上学的事就得在学校里进行，出了学校无论如何很难坚持。功课复习不成，他也不乱跑，找出一本小说来看，还是很刻苦的样子。母亲劝他别累着，该歇歇就歇歇，该出去散散心就散散心。他说：“妈，我不累。”母亲不识字，不会认出他看的是小说，他接着认真地把小说看下去。他相信，母亲不会让他下井。在这个重大问题上，他的生父给他的母亲留的有遗言，母亲不会违背父亲的遗言。他的生父死于井下一次透水事故，那次共死了十九人。父亲他们被大水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，是生生渴死的，饿死的，缺氧气憋死的。临死前，由一个技术员代笔，每个矿工都留下了遗言。他生父的遗言是留给他母亲的，很短，只有三句话。第一句话要他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。第二句话劝他母亲想改嫁就改嫁吧。第三句话是生父特别交代的，等儿子长大后，千万别让儿子下井了。遗言写在一个井下作业记录本上，十数天后，与人挨人躺在地上的矿工尸体一起被发现。每个死者的遗言都让他们的亲人痛彻肺腑，刻骨铭心。生父的遗言母亲知道，父亲知道，妹妹也知道。母亲作为遗言的第一接受者，前两句话她都照办了。最后一句话，母亲也一定会信守。人一辈子说话很多，但有机会和特意留下的遗言并不多。什么话一旦成了遗言，就有了神圣不可违背的性质。母亲是没把生父当成神，而是说成

鬼。母亲不止一次对他说过：“你爸那个鬼，可把咱娘儿俩丢苦了！”乔明泉明白，在母亲心目中，神和鬼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人。这个人正在不知名的地方注视着他们。

父亲从井口的煤堆里拣回一些硬木头拌子，这些木头拌子劈开可以当引火柴。以前，木头拌子都是由母亲劈。拌子上沾满青煤，每一块拌子看上去都像一块生铁，母亲一劈，拌子一蹦，母亲每次劈得都很费劲。这天父亲刚把一抱拌子哗地扔在院子里，乔明泉就找出斧头主动劈起来。他手起斧落，只几下子，就把一块乌黑的硬木头拌子劈成白色的花瓣儿。母亲对他的表现很满意，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我儿子总算长大了！”乔明泉听出母亲在夸奖他，夸他能替大人干活儿了。生父死时他才五岁，而今他十九岁都多了。母亲叹出的长气里包含了多少苦辣酸甜和绵长的企盼啊！不过母亲的话也让他沉心，长大是什么？长大就意味着一种责任，就要对父母负责，对家庭负责，也对自己负责。他不愿长大，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负起责任。井口朝上，总在那里等着。好几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矿工子弟都先后下井去了，难道那黑洞洞的井口也非要把他吃下去吗？他实在不甘心啊。这样想着，他劈拌子就不那么利索了，准头儿也没那么好了。有一块拌子还一口咬住了斧头，咬得吱吱呀呀的，他用脚踹都踹不掉。母亲看出他有些气躁，知道儿子对她的话沉了心，母亲说：“不管你长多大，在妈眼里你都是个孩子。你放心，不该去的地方，妈不会让你去。”听母亲这么一说，乔明泉顿感羞愧，他觉得自己不该对母亲的话有半点疑虑，不该那么沉不住气。

父亲也看见他劈木头拌子了，不鼓励，也不反对。父亲就是这样，上班，低着头出去；下班，低着头回来，只看脚底下那一块地。乔明泉喊他爸，他就答应；不喊他，他就不吭，父子俩从未坐下好好说说话。父亲不光对他是这样，对母亲和妹妹也很少

说话。父亲每天下班回来，母亲都给他烫一壶小酒。他盘腿坐在炕上，一口一口地和小酒对话。对话对得差不多了，母亲撤下炕桌，父亲就睡了。父亲睡觉不打呼噜，一切安安静静的。妹妹仗着自己小，又是父亲亲生，有时难免跟父亲闹一闹。父亲总是说：“哎，别闹，别闹。”父亲一年到头下井，回到家一般不提下井的事，好像在回避着什么。别看父亲是个继父，却对乔明泉像亲儿子一样亲。乔明泉听邻居说过，母亲带着他改嫁给现在的父亲后，父亲执意不再要孩子了，说有了他这一个儿子就挺好。母亲哭着闹着，非要为父亲生一个亲骨肉，于是几年之后才有了妹妹小虫子。既然母亲不让他下井，父亲就更不会让他下井。道理明摆着，他下井万一出个好歹，父亲担待不起！

妹妹小虫子也开始上高中了，每天放学回家，不管是会的还是不会的家庭作业题，她都愿意问一问哥哥。她要让父亲母亲知道，哥哥虽然在家里呆着，并不是无用的人。她对父亲说：“爸，爸，我以后就让我哥当我的老师，你得给我哥发工资。”

父亲说：“我看你也上不成个景。”

父亲的话对小虫子是个打击，小虫子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上不成景？我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就怨你！就怨你！”小虫子哭了。

乔明泉听出来了，小虫子是为他而哭。于是他的鼻根子也很酸。乔明泉也体会出来了，一个人长大了，成人了，老闲在家里终究不是个事儿，总得找个事情干干才行。就算家里人都不撵你，你自己在家里也坐不住啊！

邻家一位老矿工的儿子结婚，请来塞外的艺人用蛮汉调唱山曲儿，为婚庆助兴。山曲儿九曲回转，响彻云霄，艺人刚唱第一声乔明泉就听见了。山曲儿唱到半夜，乔明泉听到半夜。别人都是看新娘子，捎带着听山曲儿。乔明泉光顾听山曲儿了，连新娘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唱山曲儿的艺人是两口子，女的操胡琴，

男的唱山曲儿。女人的胡琴有些陈旧，拉出的调子也不复杂，或者说有些单纯。可就是这样的曲调，一声声都那么碰心，把人心碰得颤颤的。女人偶尔也唱几句，她的唱多是向男人发问。比如说女的唱道：“人说世上有千条路，哥哥哎，你说咱该走哪一条？”那么男的就得亮开嗓子唱上一大段。为了呼应，男的把女的叫成妹妹，让妹妹好生等着他，遇见山，他不怕山高；遇见水，他不怕水长，山山水水都走遍啊，才不枉人世上活一场。男人唱的声情沛然，嘹亮悠长，把好多人听得痴迷着，眼睛先发光，后发湿，心事不知不觉就飞扬起来。艺人说的是唱山曲儿，在乔明泉听来，艺人唱的更像河曲儿。这河不是别的河，是从天上下来的黄河。乔明泉领上小虫子到黄河边看过，河水浩浩荡荡，呼呼作响，他看了一会儿，听了一会儿，眼泪就流得一塌糊涂。小虫子问他：“哥，哥，你怎么了？”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流眼泪，就那么一边流眼泪，一边张着眼睛对小虫子笑。小虫子没见过这种笑法，结果小虫子也哭了。就是在那次看黄河回家的路上，乔明泉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从小本子二封的塑料皮里抽出一张照片给小虫子看。照片很小，纸面有些发黄，照片上是一位长相英俊的年轻男子。乔明泉问小虫子：“你知道这是谁吗？”小虫子点点头，说知道。他问小虫子怎么知道的。小虫子却把眼睛往哥哥脸上瞅，说一瞅就知道。小虫子从他手里要过小本子，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按原样夹好，交还给他，说：“这么珍贵的照片，一定要保存好。”

听罢山曲儿，乔明泉萌生了一个念头，他也想学唱山曲儿。听人说唱山曲儿还能挣钱，这也算是生活的一条路吧。他打听到艺人夫妇住的旅社，向人家提出了学唱山曲儿的请求。男的说山曲儿都是蛮汉唱的，“你这么个文静人，学这个干什么！”在乔明泉的一再请求下，男艺人让他唱两句试试。他唱了两句，男艺人

摇头，让他放松，放松，只管吼。他吼了，男艺人还是不满意，说他的嗓子太紧了，打不开，不适合唱蛮汉调儿。当男艺人知道他是矿工的子弟后，问他干吗不去下井当工人呢，下井挖煤那么来钱！乔明泉听艺人提到下井，就不高兴了。

春节期间，矿务局组织一帮人到矿上跳狮子，踩高跷，跑旱船。乔明泉看踩高跷看得多些。人嫌自己的腿不够长，绑上两条木腿，腿就显得修长了。人嫌自己不够高，加上两根木棍，人就显得高挑了。人的双脚踩在地上不稀奇，一踩在高跷上，顿显高人一筹。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技艺，掌握技艺的人就是比平常人高出那么一点。踩在高跷上的男人女人不是行走自如就完了，他们还做出各种扮相。有白面皮的唐僧，必有长嘴的猪八戒；有身手矫健的孙悟空，必有顾盼妖冶的白骨精。高跷在地上蹈着蹈着，孙悟空突然就翻一个斤头，代表十万八千里。落地时仍是高跷的情状。女人扮成的白骨精也不示弱，同样翻了一个斤头，意在摆脱孙悟空的追赶。高跷上的人每作出一个高难动作，看热闹的人就发出一声喝彩。乔明泉当时就在心里把主意打定了，他也要学踩高跷。

家里有现成的木料，乔明泉很快就做好了一对高跷。可惜他家的院子太小了，没多少练习的余地。他家的房子是父亲自建的，建在一座秃山的半山腰里。院子只有两个桌面子大，还往下倾斜着。乔明泉把高跷固定在双腿上，扶着墙站起来，刚迈两步，就从这边的屋檐碰到了那边的屋檐。屋顶是父亲从山上起下的薄石板盖成的，经常年风刮日晒，有的石板已经破碎，风化。站在高跷上乔明泉才知道，他家的小屋可真矮啊！

没办法，乔明泉就带上高跷，到山后一处稍微平坦的河坡里去练。他不想让人知道他去练踩高跷，就用一块布把高跷包上。有人看见他胳膊下夹着一样长东西往外走，问他拿的是胡琴吗？

他胡乱应着：“胡琴？噢，噢。”就走过去了。把问他的人应付过去，他就哑然失笑了：好一对粗秆的胡琴，人家的胡琴用手拉，他的胡琴用脚踩。河里的水早就干涸了，自从地底开了矿，水脉就毁坏了。只有满河坡的鹅卵石白花花的，向人们证明着一个事实，这些去掉棱角的石头都是万年的河流一点一点冲击琢磨出来的。乔明泉把鹅卵石一枚枚扔开，收拾出一块不小的场地，就练开了。练够九九八十一天，乔明泉高跷上的功夫好生了得，他不仅能在高跷上健步如飞，不仅会打车轱辘，玩鹞子翻身，还两腿一展，突然来个大劈叉。让人称奇的是，他把大劈叉由一个大字劈成一个土字之后，不借用任何辅助的力量，还能自己从土里长起来，双腿并拢，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十字架的十字。功夫在身的乔明泉单等哪天有机会就可以施展一下了。

和乔明泉家一样，许多矿工家都是在山上建房。从山下向上望去，灰趴趴的小房子层层叠叠，鸽笼一般。各家房子门前都没有场坪，连结小房子的只有一些羊肠子似的小道。而山下供矿工家庭取水的水龙头那里，总算有一块平整地方。水是从矿井里抽上来的，每天做饭前供应三次。水没到来之前，矿工的女人和孩子们就提着空桶，在那里排队。这天水来迟了，队就排得长些。小虫子也在等待接水的队伍里排着。乔明泉提着高跷经过此地时，小虫子喊他：“哥，哥！”乔明泉答应着朝小虫子走过去。这时乔明泉的高跷不再用布包着了，假如高跷是他的武器，武器的锋芒已经露出来了。于是就有人撺掇乔明泉耍一耍。身怀技艺的乔明泉已经经不起撺掇，他口说“耍不好，耍着玩儿呢”，腿上已有些跃跃欲试。按乔明泉原来的设想，他要等到矿务局里的高跷队再次来矿表演时，他就突然冒出来，跟人家比一比美。人家如果看他还是块料子，把他吸收到高跷队里也说不定。当然了，乔明泉这会儿主要是看妹妹小虫子的态度，如果小虫子同意他